

十岁那年的匆匆一瞥，
造就了一生的情缘，一世的纠葛。

醉清风

终结篇

清宫绝恋

之

叶紫◎著

情真意切纪晓岚，

《醉清风》终结篇

《鸾》作者天夕、《怡殇》作者凜冽

联袂作序倾情推荐

他是大清王朝的风流才子，她是流落民间的金枝玉叶
且看一对才子佳人演绎出的清宫绝恋



清官绝恋之

醉清风

终
结
篇

官绝恋之醉清风参读篇

作	者	清 官
责任编辑	王 颖	
策划编辑	何 燕	
封面设计	陈 静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南文图书公司	
印 刷	北京国文南文图书公司	
开 本	730 × 1000 1/16	
字 数	17.2 万字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58-7-20173-778-9	
定 价	24.8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 2 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 64370092 传真：(010) 64371700
编辑室：(010) 64371187 64370073
发行：(010) 64370926
E-mail: icpc@92177.com.cn
http://www.icpc.com.cn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宫绝恋之醉清风终结篇/叶紫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8.5

ISBN 978-7-80173-778-6

I. 清… II. 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0170号

清宫绝恋之醉清风终结篇

作 者 叶 紫
责任编辑 王逸明
策划编辑 何亚娟
美术编辑 姚 静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6开
17.5印张 250千字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778-6
定 价 24.8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255 第二十一章 尾声

265 番外之璿玕篇

273 番外之彼岸花

100 第九章 释然

118 第十章 波澜

130 第十一章 题趣

139 第十二章 情到深处

146 第十三章 水落石出

154 第十四章 伤情

176 第十五章 入宫

187 第十六章 上元节

196 第十七章 意难平

214 第十八章 沉浮

222 第十九章 暗涌

246 第二十章 缘尽

5 推荐序一

7 推荐序二

9 第一章 无功而返

19 第二章 扑朔迷离

32 第三章 苦涩

44 第四章 回归

51 第五章 唇枪舌剑

70 第六章 中秋

80 第七章 百感交集

92 第八章 突变



夜色正浓，清风把酒相送。
镜影背后，是你花下面容。
什么是爱恨，什么叫情浓。
原本情深，奈何缘浅。
醉里迷蒙，挑灯看去，
唯见叶舞清风……

京西枫叶正红，窗外秋寒萧瑟，心内却暖意融融。

为卓雅、为傅恒、为纪昀……更为赋予这三个精彩人物以另外一种生命的作者，叶紫。

手中无酒，不然也想与叶紫共舞清风……因为书中的爱情的确让人薄醉微醺。

自己偏爱细水长流的爱情，如那冬日旭阳，虽没有强烈的万丈光芒，却总能温暖人心。

纪昀对卓雅，就是那样吧，后知后觉的懵懂丫头偶一回首……原来是他！原来一直都是他！

很羡慕他们能拥有这样的爱情，虽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生死契约，那涓涓细流的悠远却更能打动人心。

傅恒——造化的宠儿，多么一个优秀的人物，他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典型代表。

富察·傅恒，这个名字至今看来依旧是一个镀着金边的名人。我们来看一下在历史老人的眼里他是怎么样的人：

富察家族在乾隆朝出现了两个最有名气的人，就是傅恒、福康安父子。傅恒，隶属满洲镶黄旗，乳名春和。乾隆皇帝嫡皇后孝贤纯皇后的亲弟弟。他六岁进上书房伴读，十三岁被送入蒙古书馆进读，和乾隆皇帝既是一起读书的发小，又是内亲。傅恒最初被授予侍卫，之后便平步青云，累进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右侍郎，军机处行走，内大臣，户部尚书，汇典馆总裁，侍卫内大臣保和殿大学士，这一晋升过程，只有六年多的时间，而且年龄也仅有二十几岁，真可谓少年富贵。

这样的世代皇室贵勋却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爱情，输给了草根出身的纪昀。掩卷之余不由歛歔……

缘分缘分，有缘无分，原来情深，奈何缘浅。

爱情就是这样罢，不分贵贱、不分种族、不分时间。它若有若无，不能招之即来，挥之则去；它无色无味，看不到摸不着，它抑或是寂寞的替身，抑或是刻骨铭心的感受；它也许会天长地久，也许仅仅昙花一现？它可能远在天边，有时候也近在眼前……

原来是他……心动的感觉，来得那么猝不及防，那就是爱了。

也许今日午夜梦回，还犹自惦记着纪昀和卓雅的经典场景……

幸福，就在那一刻弥漫开来。

拙笔代友添序，大家不妨开卷一读。

天夕（《鸾》作者）



秋风瑟瑟，纷飞落叶下翻一卷好书时，有人愿意伴清茶共品，也有人素喜袅袅馨香常绕身畔，更有一种，佐以甘醇淡酒，于微醺间感悟个中滋味，谓之醉读。《醉清风》便恰合了这层意境。

如果尝尽了《许你来生》的酸涩，如果品过了《许你来生》的甘甜，便一定不可错过这一部《清宫绝恋之醉清风》（以下简称《醉》），因为它是陈年佳酿，既有苦辛，也有清冽。

一说醉感，带着对前传《许你来生》的意犹未尽走进这个故事，在探寻新奇的同时也不免残留着怀念。渴望看到一桩多样的情感，一种带着若涵的余味，却又渲染着不同的色彩的爱情。应该说，经验老到的作者没有让人失望。《醉》文自开篇始便酝酿着一种女儿红般香郁的气息迎面而来。一个带着若涵的影子，又跳脱于她奇幻情路的另一个女孩的另段人生，就在皑皑白雪中拉开了序幕。

故事开端强烈的画面感和视觉冲击是《醉》文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仿佛眼前豁然一亮，山景、雪景一点一点地展开，明朗了视野，继而慢慢融化进入的世界里。这时出现的人物，究竟前路如何？是荆棘遍地还是一马平川，是相携终老还是仍旧咫尺天涯？作者的遣词造句中，种种不由自主的猜测引出故事的味道，若隐若现，令人忍不住伸手想去拨开浓雾，却又舍不得搅乱这股醺人的韵味。所谓感醉于字，甘醉于文，大概就是如此吧。

再说醉情，不同于前传的奇幻背景，这一次是完完全全古香古色的开始，循规蹈矩的经历，似乎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很显然，这是一个懂得释放情感的作者，她笔下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执著，执著得甚至不惜令自己濒临绝境。即便是在这样历史的环境下，也依然有着超脱历史的表达与诠释，不隐讳也不亵渎，明明白白地爱也清清楚楚地伤。这样的手法不能不说很大胆，就好像经年累月的陈酒，灼得五脏六腑火热的，却也不得不在万般抗拒中被吸引。

卓雅，似乎是一个爱情的幸运儿，上天用千般宠爱弥补了她身世的孤苦，让她如自己的名字一般卓逸绝雅，就连感情也可以浓烈得让人牵肠挂肚。与此同时，卓雅的命运却又始终在自己的意志与现实之间拉扯，每一个出现的人都是对她重要的人，也都是给她搅局的人，让她的道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诡谲。纷繁的情节是小说

的血肉，而烛火般滚烫决绝的情爱片断却体现了小说的灵魂，一种可以迷惑赏书人喜怒哀乐的沉醉的灵魂。

《三说醉心》，白乐天有诗云：百年愁里过，万感醉中来。只是一部书，一场剧，戏里戏外的人便难以脱得开了。感亦迷，情亦迷，翻过几章之后，这心，便也跟着迷了。为他们的哭而哭，为他们的笑而笑。世上难得糊涂可也多的是痴男怨女，能有《醉》中那样洋溢的爱，是多少人梦里梦外的妄想。

不管是卓雅还是六爷，抑或旷世奇才纪晓岚，都逃不掉一个爱字。任你背后是浩浩家国还是千斤重担，任你跳进茫茫人海还是高高在上，始终躲不开姻缘的嘲弄。善感的作者把这种嘲弄下的纷繁用文字记录下来，便好像剪摘一串串剔透的晶果之后，再将它们凝炼精华，成为甘沁心脾的味道。

读一本好书，品一盅美酒，是直达心底的触动。清风同醉，经得起时间的打磨和筛漏，经得起反复咀嚼与提炼。提笔眷感之余，偶得藏尾七绝一首记录在案。无他，唯纪念一个清梦沉酣人读书缘分而已。

弱水三千一瓢醉

今世来生只影同

纵使烟际浊为清

犹记月老龕前风

漂冽（《怡殇》作者）



送暖的春风扑面而来，如同一双温柔的大手在脸上轻拂。我睁开双目，感觉头痛欲裂，昏昏沉沉。此时，窗外雾气蒙蒙，细雨霏霏，彼时的记忆忽然就浮上心头。

我不记得昨晚我们究竟喝了多少酒，只知道一杯接着一杯，又哭又笑，我也不记得纪昀最后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只是在我近乎荒谬的求亲后，他将我拥入怀中，温热的唇轻轻地落在我的眼睛上，对着我低语：“雅儿，你醉了，如果明晨清醒后，你还能坚持，我就娶你为妻。”

我掀开被子起身，昨晚发生的一切在脑中骤然清晰，摸了摸滚烫的脸颊，当时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是借酒装疯，抑或这本来就是我的心里话，我自己也分不清楚，我太需要一个能让我依靠的肩膀，可以让我倾诉内心的苦闷。

哭过，醉过，发泄过，心中似乎舒畅了不少，可坐定下来细细回想，又怅然若失。

风过帘动，一张素白的纸笺飘落到我跟前，怔怔地拾起，白纸黑字，分外显眼，情意藏头，惹人心酸：

我府门前翠竹摇，
喜鹊喳喳当空叫。
欢乐高唱月圆曲，
你扶古筝偷偷笑。
一人只有一知音，
生死相依不变心。
一身风雨一身情，
世上唯有你最亲。

笔势入木三分，骨力挺拔，笔法高古苍劲，秀丽卓绝，这写得一手好字之人，不是纪昀还会是谁？

苦涩。心微疼。

不是因为纪昀出众的文采，而是为了他字里行间透出的无限深情。

他宁愿选择这样的方式来向我表达爱慕，却不利用昨日乘虚而入。这样的谦谦君子，于情于理，我都不应该再放弃。如果没有傅恒，我想，我一定会欣然接受爹为我安排的亲事，可世事未必都能尽如人愿。我把心遗落在大雪飘飞的冬季，却也在这样一个寒夜里作了彻底的了断。

原来再铿锵的誓言，也是不堪一击；再美的邂逅，也会化为泡影。

我无端洒了一身的泪，到头来终发现自己在他人心目中，什么都不是。

当他把刀架在如风的脖子上时，我知道，我和他之间仅剩的那道门，也被牢牢地封死。

如风……如风，我猛地站了起来，我还坐在这里自怨自艾，需知道，当务之急就是救如风脱险，拖一日他的危险便添一分。

来不及再多想我就往外走去，却与来人撞了个满怀，揉揉险些被撞歪的鼻子，站定一看，那行色匆忙之人正是父亲。“爹，您找我有事？”我搀扶他坐下，又顺手倒了杯水递过去。

“雅儿，我仔细思量过，如风的事迫在眉睫，一定要尽快想出应对的方法。”爹满脸愁容，眼窝深陷，目中有血丝，看来是一夜未眠。

我点点头，爹说得不无道理，可要想出个万全之策，又谈何容易。如风是朝廷重犯，又被追捕多时，这次傅恒用计将他逮捕归案，尽管方法不是那么正大光明，但谁又会重过程而轻结果呢？他立下了大功，少不了加官进爵，想来户部右侍郎这个位子已经不能满足他了。

“雅儿，你想到什么主意？”爹轻拍我手背，焦急地问道。

我寻思片刻，道：“爹，我去求皇上恩典，求他放过如风哥哥。”

“傻孩子，皇上英明睿智，他不会不懂放虎归山，后患无穷这个道理。”爹叹了口气，“此事甚为棘手，雅儿，不妨唤纪昀来同我们一起商量对策。”

“不。”我想都没想，便一口回绝。一来，我不愿意将纪昀牵扯进来，事情因我而起，理应由我承担后果。二来，昨晚酒后同他说的那些话，已超越了之前所有的界限，因此我还没有做好见他的心理准备。

“为什么？纪昀机智过人，他一定能想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既能保住如风的性命，又可以避免你和皇上的直接冲突。”爹盯着我瞧了好一会儿，我被他看得颇不自然，只能低下头望着自己的脚尖。

“爹，我不想连累纪昀，就像当初如风不愿连累我们是一个理。”压抑着心头的起起伏伏，我终于能够抬眼面对爹的注目，“还是先让我试试，我想，皇上也不会不近人情。”

爹摇头叹息：“雅儿，皇上看在先皇的分上是不会为难于你，可他绝对不会因你求情而错失将反清复明团体一网打尽的好机会。大清入关几十年，可反清组织仍是层出不穷，皇上若是利用如风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也未尝不可。”

我的脑袋开始发胀，爹说的道理我何尝不懂，可无论如何我都不愿轻言放弃。我站到爹身边，郑重地对他说：“爹，您教过我，凡事做了，尽力了，将来才不会后悔。所以你就答应女儿去试一下吧，您也说了，皇上他是不会为难我的。”

爹的目光扫过我的头顶，又缓缓落在我的脸上，眼神开始飘忽，他轻道：“雅儿，你现在的样子像极了你娘，那般坚定、决绝和不顾一切。”他背转过身，发了好一阵子呆，良久他方道：“雅儿是真的长大了。”

“那您是答应我去求皇上了？”我抓着自己的辫子，有一下没一下地拨拉着。

“记住，皇上首先是皇上，其次才是你的兄长，不要挑战他的权威，试着用亲情去打动他，明白了吗？”爹正视着我，语气中的严峻不容我忽视。

“女儿记下了。”我点头应允，将爹的忠告记在了心里。

“如果真能救回如风，爹就准备带着他远离京城，”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话，我心头一急，脱口而出，“爹，您要去哪儿？您不再管女儿了吗？”

“浪迹天涯，四海为家。”爹抚摸着我的头发，“自然这是后话，如

卓雅姑娘

风若能平安归来，京城是留不得了。”爹并没有问我的意愿，而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一家人始终会在一起。

爹又交代了我几句后，我便匆匆上路。

一个时辰后，我已来到圆明园，孤身一人，难免忐忑，可为了如风，硬着头皮也得进去。

一路畅行无阻，只在到达九州清晏时被桂圆公公堵在了门口。他笑脸相迎道：“卓雅姑娘怎么来了？”

“桂公公。”我也还以微笑，“我想求见皇上，麻烦你通传一声。”

“皇上正和几位臣工在御书房内商议国事，恐怕暂不能见你。”桂圆公公停顿稍许又道，“姑娘若无重要的事，还是先回去吧。”

事关如风哥哥的生死，自然是头等大事，我赔笑道：“桂公公，我有要事需求见皇上，还请你通融。”我无意中忆起一年前在江南小镇的张府门前，傅恒曾用银两买通守门小厮才得以顺利见到潇湘姑娘，就也想如法炮制，可摸遍衣兜，仅有几两碎银，紧紧攥在手心里，却迟迟不敢送上。这点银两，怕是入不了他的眼。

像是轻易就能看透我的心思，桂公公忙不迭道：“卓雅姑娘不要误会，皇上勤勉国事，见完群臣又要批阅奏折，常常是忙上一整天，所以我才请姑娘改日再来，也是为姑娘着想。”

我紧咬下唇，总觉得桂圆公公今日的举动较以往反常，从前即便不是刻意巴结，至少不会如今日这般客气但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可问题究竟在哪里，我说不上。

我只能僵硬地站立着，脸上笑意不减。“我就在这儿候着，等皇上处理完国事，自会召见我。桂公公你也无须顾及我，该做什么你尽管去忙。”说完，我就倚在角落的廊柱上，双目平平直视前方，深深吸了口气。

“这……”桂公公面带为难之色，“卓雅姑娘，你在这儿恐怕不合适吧？”

“我不会打搅你，更不会打扰到皇上，有什么不合适的呢？”我不以为然，我就算再不济，也是皇上的亲妹妹，我笃定他一个太监不敢拿

我怎么样。

桂公公尴尬地说道：“卓雅姑娘，你就不要为难我了。”

我这怎么是为难他，一没有打他，二没有骂他，我不解：“公公此话何解？”

桂公公凑过来低声道：“姑娘，你还是回去吧。皇上他……不会见你的。”

“为什么？”我惊道，笑容僵在了脸上。

桂公公尚未答话，从九州清晏里陆陆续续地走出几个人，为首一人，长身玉立，剑眉入鬓，唇边总是挂着一抹醉人的浅笑，似风似雾如烟如雨，缥缈得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抓不住。

他投向我的沉寂目光中兴起了几许波澜，我心头一跳，侧身偏过了头。待脚步声远去后，我松了口气，再回过身，却仍是同他的目光撞在了一起。暗淡，神伤，我眼圈一红，险些落下泪来。可我一想到他利用我诱骗出如风的事实，我就强忍住悲痛，发誓此生不会再因他流泪。

短短几步路，他走得辛苦，我心中也不好受。如果是两个萍水相逢之人，可以做到视而不见，偏偏我们又有过这样的过往，避无可避，逃又无处可逃。

终于他的身影完全消失在转角处，我颓然，又长嘘一口气，眼睛有些酸胀，闭了闭眼，用衣袖轻抹眼角，心是钝钝的疼痛。

挥去不该再有的惆怅的和企盼，我继而转向了桂圆公公，发现他正若有所思地望着傅恒的背影，我轻道：“桂公公，麻烦你再去通传一声。”

“姑娘我实话和你说了吧，你今天是见不到皇上的，”桂公公咳嗽一声，收回了视线，“皇上他早就算准了你一定会来，特命我守在这儿。姑娘你就别再固执了，也别为难我这做奴才的。等皇上得了空，自会召见你。”

我苦笑，从家到圆明园的途中，我已准备了数条说服皇兄释放如风的理由，可千算万算却没想到他根本不给我这个机会，精明如父亲恐怕也没有料到是这个结果。

皇上亲手堵死了这条路，难道真的要置如风于死地？不，我拼命

摇头。

“桂公公……”我仍垂死挣扎。

“卓雅姑娘你还是回去吧。”桂公公垂下眼睑，背负双手，竟，不算再理会我。

我呆立当场，进退两难，有皇上在身后撑腰，我的话对桂公公而言自然无足轻重，身份真是样奇妙的东西，尽管有时避之唯恐不及，有时又会觉得不可缺少。就像我现在的尴尬境地，如果我是个有名有分的真格格，他绝不敢无礼到这种地步。

我自讨没趣也不便再纠缠下去，暗自思忖，不知还有谁可以帮助我。我首先想到的是皇太后，可又转念一想，她和皇上是亲母子，哪有帮着我一起对付皇上的理。

承欢，如果有她出面，并且请她为我做说客，必定能事半功倍，这确实是个好注意。可是，晴岚的病虽有起色，毕竟还没有痊愈，我又怎能在这个时候使她分心？思及此，我才迈出的步子又收了回来。

难道竟无一人可以帮我吗？难道我要这样一事无成地回去吗？

傅恒，我的心思飘到了他的身上，他为抓捕如风立下汗马功劳，请他为如风求情自是不可能，若是求他带我去见皇上，这应该还不是难事吧？我又重重摇头，我们已成过往云烟，我不能凡事都倚赖他。

山穷水尽了吗？我偏不信，正当我打定了主意要硬闯之时，一个浑厚略带苍劲的声音在耳畔响起，“这不是雅儿姑娘吗？”他碧眼金发，操一口地道的官话，如果不是有过一面之缘，我也难以置信。

我喜出望外，天无绝人之路，眼前之人从天而降，又给了我希望。“艾伦伯伯，你还认得我？”当初只是匆匆一瞥，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倒是他的流利中文和儒雅风度让我记忆犹新。

“自然认得。”他打量着我，又迅速扫了一眼桂公公，“雅儿姑娘是来见皇上的？”

“嗯，不过吃了闭门羹。”我瞪向桂公公，他只作没看见。

艾伦淡淡笑道：“桂公公，我奉旨见驾，烦你通传。”

“是，您稍等片刻，”桂公公满口应承，笑容满溢。

差别对待，我欲哭无泪，艾伦笑着对我说道：“雅儿姑娘别急，一会儿我带你去见皇上。”

“真的？”我眼睛一亮，随即又暗了下来，“不行，皇上会怪罪于你的，还是算了，我再另想办法。”

艾伦双目微微眯起，轻笑道：“姑娘多虑了。”他嘴角上翘，显得极为的自信，“你还信不过我吗？”

既然他坚持，我也不便再多说什么，好在桂公公跑了出来，做了个请的手势：“艾伦先生，皇上正等您呢。”

艾伦略一颌首，冲着我点头示意，我心领神会地跟在他后头。“哎，卓雅姑娘你可不能进去……”桂公公话音刚落，艾伦就挡在他身前，让我从他身边先绕过去，然后一本正经地道：“桂公公，一切由我担着。”

他都已经说到这份儿上，桂公公也只得作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我在即将进门的一瞬间，还特意回头朝他扮了个鬼脸，以报他方才对我的不敬之仇。

我的兄长，大清国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正低头批阅奏折，好像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都是保持着这个姿势。

没等他抬头，我就先跪下了。“怎么是你？”皇上漫不经心地瞅了我一眼，像是对我的到来并不感到意外。

“皇上，卓雅姑娘是老臣执意带进来的，与桂公公无关。”艾伦撩起长袍下摆，也作势跪下，皇上急忙阻止：“艾伦先生请起，朕并无责怪之意。”

果然是个尊师重道的帝王，有他这句话，至少我不用担心会因我的事连累到艾伦。

“你也起来吧。”皇上淡淡道，“你先一旁候着，待朕同艾伦先生议完事再说。”

“是。”我乖乖地退到角落，只要能进入这御书房就是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多等会儿又何妨。

皇兄和艾伦不知道在商量着什么，只见他们时而微笑，时而点头，虽有争论，气氛却异常的活跃和融洽。想来今日皇上的心情还不坏，我